

叶舒宪 古 方

—— 主编 ——

玉成 中国

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



中华书局

叶舒宪 古 方

—— 主编 ——

玉成 中国

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叶舒宪,古方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5.4

ISBN 978-7-101-10657-2

I. 玉… II. ①叶…②古… III. 玉石-文化-中国
IV. TS93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0571 号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号 10&ZD100)阶段性成果。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交通大学 985 经费及榆林学院陕北文化研究(陕北民俗学)项目经费资助。

书 名	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
主 编	叶舒宪 古 方
责任编辑	于 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35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657-2
定 价	248.00 元

—— 本书编委会 ——

主编

叶舒宪 古 方

编委会主任

赵红星 徐亚平

编委会副主任

马 龙 向 东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仁湘	王 杰	王明珂	王勇超
王 辉	冯 鹏	冯玉雷	吉琨璋
吕 静	刘云辉	许 宏	孙秉君
孙周勇	李建民	张 玉	张恩玮
张 鹏	邵 晶	易 华	罗伯健
胡文高	施永敏	夏陆然	徐 飞
徐新建	唐启翠	韩 康	蒋成龙



本书作者简介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古 方 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

王明珂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邵 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易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朱 鸿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李永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孙志新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

许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 方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员

刘云辉 陕西博物馆协会会长、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

刘思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曹 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胡文高 神木县龙山文化研究会会长

韩 康 榆林学院历史系教授

唐启翠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杨 骊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副教授

导言：

探索玉石之路与 玉兵文化的学术意义

一、“玉兵时代”的考古学证明

为什么我们的汉字中“國”和“我”字都从“戈”，戈是一种什么样的兵器，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古代表示权力的“王”字本来写作斧钺的象形？

考古学发现的最早的戈是华夏文明国家出现之前，4000多年前陕西龙山文化玉戈，采集地点是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随后在北方的燕山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现铜戈。铜戈、玉戈在商代文化中分别发展成最重要的攻击性武器和仪式礼器；“戈”又构成许多汉字造字用的结构要素，在殷商甲骨文字中大量出现，如“战”、“伐”、“國”、“我”、“武”等。如果将中国文化划分为文和武两大层面，那么“戈”就充分代表了武器、武力和征伐方面。

至今我们还在作文中大量使用“反戈一击”、“大动干戈”、“枕戈待旦”、“金戈铁马”、“止戈为武”一类来自古代战争的成语，不难看出这种华夏特色鲜明的武器曾经发挥过怎样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乃至像活化石一样，永久地遗留在汉字造字和汉语表达习惯中。哪怕我们早已经放弃不用“戈”这种武器了，我们说话写文章却依然离不开“戈”。

同样，“王”的观念起源也是一种玉质兵器——崧泽文化玉钺，距今大约 6000 年。要追问这种现象的起因，那就要归结到从物质原型到精神认同的华夏信仰之核心和祖根。从石斧到玉斧、玉钺，再到铜钺，华夏王权建构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大体上得到清晰具体的物质形态确认。

古书记载华夏的早期曾有过一个“玉兵时代”，该时代据传是黄帝之时。古人对此半信半疑，但苦于无从考证，真假难辨。现代考古发掘找到大批史前时代的玉石兵器，使得“玉兵时代”的传说得到某种程度的证明。新的问题是：既然青铜器是文明到来的标志之一，那么从玉石兵器演进为青铜兵器的华夏路径是怎样的？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是怎样在一开始就同这些具有文化原型意义的玉兵器联系在一起的？

二、玉石之路的探索与发现

在玉兵器从局部使用到普遍使用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玉文化的传播背后有观念的传播作用在支配着,玉石代表神灵和永生的信仰及神话,构成史前“玉教”传播的潜在动力因素。而玉文化观念的传播又导致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寻找玉石的行为,新疆和田玉被中原文明的发现,揭开一种延续4000年之久的西玉东输文化现象。对此种现象的探讨引出了国家文化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

为什么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开始命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口不叫“丝门”却叫“玉门”?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2000年小传统,玉石之路则是4000年大传统。玉石之路开启的“西玉东输”现象为什么4000年来至今还在延续?这一伟大运动如何给中国文明带来重要价值观——“君子温润如玉”和“化干戈为玉帛”?

国际学界至今不承认中国历史的第一王朝——夏代,夏代文字迄今尚未发现,中国人如何科学证明那个时代的存在?石峁遗址——4000年前的河套地区巨大石头城的横空出世,其修筑城墙大量用玉器的奇妙现象,能够为我们提示怎样一种失落的历史信息?

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一个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市遗址——石峁遗址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以石峁遗址的发掘与石峁玉器研究为契机,2013年6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合作举办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此次研讨会开启了考古学与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学术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会的20位专家来自国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他们考察石峁遗址及当地发现的史前玉器,结合对玉石之路、玉兵器源流的考察,从多学科视域勾勒出中华文明探源的前沿思路与论证。

本书的编撰得到学界和出版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并于2014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985项目经费和榆林学院陕北文化项目经费资助,谨此鸣谢。

叶舒宪 古 方

2014年1月10日

目 录

导言：

探索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的学术意义(1)

上编 玉石之路探索

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

——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 / 叶舒宪(3)

月明星稀的历程

——中原周边新石器晚期考古文化变迁的人类生态意义 / 王明珂(30)

石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有关石峁玉器的几个问题 / 孙周勇 邵 晶(52)

甘肃临洮马衔山玉矿调查 / 古 方(72)

从齐家到二里头

——夏文化探索 / 易 华(80)

石峁遗址的城与玉

——中华文明探源视野中的观察和思考 / 朱 鸿(101)

一代有一代的编码

——论纪念碑性玉器的编码想象 / 李永平(111)

下编 玉兵文化研究

玉兵之戍

——兼说玉兵与“玉兵时代” / 王仁湘(131)

良渚文化的玉钺及其历史影响 / 孙志新(143)

中国戈文化的源流与意义 / 叶舒宪(152)

金玉共振

——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兵器的演变态势 / 许 宏(171)

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 李健民(179)

古蜀国出土玉兵器及其意义 / 王 方(188)

东周至汉代玉兵述评 / 刘云辉 刘思哲(205)

考古发现的三代时期玉质兵器综述 / 曹 楠(223)

石峁玉器之特点 / 胡文高(261)

石峁人面纹琮式玉镯及相关问题 / 韩 康(269)

附 录

“玉石之路”研究回顾与展望 / 唐启翠(279)

石峁遗址的发现与中华文明探源的进路

——关于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的再思考 / 杨 骊(297)

导言：

探索玉石之路与 玉兵文化的学术意义

一、“玉兵时代”的考古学证明

为什么我们的汉字中“國”和“我”字都从“戈”，戈是一种什么样的兵器，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古代表示权力的“王”字本来写作斧钺的形象？

考古学发现的最早的戈是华夏文明国家出现之前，4000多年前陕西龙山文化玉戈，采集地点是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随后在北方的燕山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现铜戈。铜戈、玉戈在商代文化中分别发展成最重要的攻击性武器和仪式礼器；“戈”又构成许多汉字造字用的结构要素，在殷商甲骨文字中大量出现，如“战”、“伐”、“國”、“我”、“武”等。如果将中国文化划分为文和武两大层面，那么“戈”就充分代表了武器、武力和征伐方面。

至今我们还在作文中大量使用“反戈一击”、“大动干戈”、“枕戈待旦”、“金戈铁马”、“止戈为武”一类来自古代战争的成语，不难看出这种华夏特色鲜明的武器曾经发挥过怎样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乃至像活化石一样，永久地遗留在汉字造字和汉语表达习惯中。哪怕我们早已经放弃不用“戈”这种武器了，我们说话写文章却依然离不开“戈”。

同样，“王”的观念起源也是一种玉质兵器——崧泽文化玉钺，距今大约 6000 年。要追问这种现象的起因，那就要归结到从物质原型到精神认同的华夏信仰之核心和祖根。从石斧到玉斧、玉钺，再到铜钺，华夏王权建构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大体上得到清晰具体的物质形态确认。

古书记载华夏的早期曾有过一个“玉兵时代”，该时代据传是黄帝之时。古人对此半信半疑，但苦于无从考证，真假难辨。现代考古发掘找到大批史前时代的玉石兵器，使得“玉兵时代”的传说得到某种程度的证明。新的问题是：既然青铜器是文明到来的标志之一，那么从玉石兵器演进为青铜兵器的华夏路径是怎样的？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是怎样在一开始就同这些具有文化原型意义的玉兵器联系在一起的？

上编 玉石之路探索



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

——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

叶舒宪

〔摘要〕 兵器和战争是人类文明起源期的必要条件。玉兵器和玉礼器的出现则是华夏文明起源期的特有文化现象：迄今尚未得到发生学的总体性说明。本文以石峁古城及玉器的新发现为例，说明玉文化如何比秦始皇武力征服早 2000 年就率先开启统一中国的历程。

干戈之兴：探寻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最大变化，古城古国的大面积铺开标志着父权制国家（方国）与武力、战争同步兴起的过程。为夏、商、周中原王朝政权在北方的登场开启地理空间打通的物质基础。

玉制干戈的功能在于从精神信仰上防御和化解实际的武力攻击，即“化干戈为玉帛”的中国式和平理想。石峁古城建筑用玉器的现象，凸显玉石神话信仰（玉教）的避邪禳敌功能；而其大批量玉器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则预示着华夏文明资源依赖的“西玉东输”现象，以及“玉石之路黄河段”的存在，比所谓“丝绸之路”更早也更值得关注。

〔关键词〕 玉教信仰 建筑用玉 避邪神话 玉兵器 玉石之路黄河段

2012 年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即将结项之际，笔者到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研龙山文化玉器的发现情况。2012 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神木县石峁遗址发掘信息，一座 4000 多年前的石头古城重现天日，石城面积达 400 万平方米。¹ 媒体用“石破天惊”和“改写中国文明史”来形容这次考古发现的意义。2013 年 4 月笔者和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的同仁第二次到石峁遗址考察，并对考古队成员和当地玉器收藏家做初步访谈。本文是这两次考察结果的初步思考，以求抛砖引玉之效。要特别感谢的是协助笔者调研的徐亚平、李建飞、马龙、邵

晶、孙秉君、胡文高等先生。

一、玉门瑶台露真容：石峁石城的避邪神话景观

石峁古城的重现天日,伴随着诸多出人意外的震惊之处,即让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系列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启发探索者去思考:石峁古城的建城者是什么人?是何种神话观念要素驱使他们做出奇异行为?

第一个震惊是年代的发现。石峁出古玉的名声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当地民间大量玉器不断外流,外界和学界却弄不大清楚其具体出处。20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古专业人士通过石峁村干部动员,一次就从村民手中采集到玉器120多件²。石峁村周边乱石嶙峋的山岗上分布着若隐若现的石砌城墙,人们司空见惯,一直以为是明长城的残破遗存。这次发掘采样石头城墙中的建筑木料,根据碳十四检测获知,这些暴露在山梁上的干打垒式古城残留,既不是什么明长城,也不是秦汉长城,而是4300年至4000年前建造和使用的地方政权之王城(图1)。

紧接着而来的第二个震惊,是古城面积的发现。根据现有城墙残迹的面积测算,石峁古城超过400万平米,比已知的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都大得多,于是乎,当下便获得“中国史前最大的古城”之美称。

第三个震惊是这座古城居然有类似北京城和紫禁城的环套结构设计:外城套着内城,内城之中还有一个被当地百姓叫做皇城台的建筑群。这意味着,国人所熟悉的历代帝王都城建筑格局,早在中原文明崛起以前就诞生在北方的河套地区了!如果说石峁古城的外城相当于北京城,内城则相当于紫禁城,皇城台相当于故宫中央的太和殿等建筑群。其建筑结构中隐喻的天人合一风水意蕴和神圣王权意蕴,只有亲自到现场去体认山川环抱之气势,才好获得真切的领会³(图2)。

第四个让人惊悚的发现是,城墙附近有两处集中埋放人头的遗迹,每处都是24个人头:

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⁴



图1 石峁龙山文化石城一角(2013年4月摄于石峁城东门)



图 2 石峁古城选址的环境(风水学) 背景(摄于石峁城东门)